

## 福州囡仔

臺灣佇日清戰爭了後，割予日本帝國做殖民地。經過三十幾年的建設，這塊美麗的土地成做一隻金雞母，奢颺佇太平洋咧閃爍！一船閣一船日本去遐做工課的內地人，一波閣一波烏水溝彼并湧過，欲去遐聽候金雞卵的支那人。

這是一篇發生佇臺灣的日本時代，一个外國人的故事。佇南投廳的官方紀錄簿內底寫講，「外國人，指中國大陸人士」。昭和彼當時落籍佇臺中州南投街的外國人有十戶，其中一戶是紮菜刀過來趁食、姓鄭的福州人。個厝裡的大漢後生支那名叫「汀官」、爸母喊伊「thing-uan」、日本發音叫「けいがん (khe-i-káng)」，但伊多數的朋友攏共伊的名寫做「溪港」。

## 民國二十三年

日頭對拍痞光的雲尪衝出來，一道一道的光線按天頂落落來 (lak--lòh-lâi) 炤佇水面。港口的大船，竄穩佇水面擲咧擲咧。一粒一粒的烏影佇馬尾港的碼頭頂無閒咧走徙。

福清來的查埔人，牽著伊的大漢囡汀官倚佇船的欄杆，爸囡兩人看對下面港墘遐，一位穿烏對襟仔的婦人人，伊跼脊胛偕一个囡仔，手閣牽一个細漢囡，天光反射個母仔囡三个人影隻予人跔踏佇塗跤。婦人人嘛目調金金看對船頂去，一手共囡仔牽牢牢，另外一手連鞭擗懸那擗，連鞭放落面裡目屎那拭。汀官嘛無知影為啥物，伊和老爸愛來離開老母的身軀邊？伊心內一直暗叫：「依奶—」<sup>1</sup>

毋管是船頂遠行的人，抑是港邊送別的人，全向望這逝離鄉的路，平安順序。船頂、船跼，依依難捨的心緒，每一個人攏惦靜咧等候！

「啲—啲—」船螺聲一霆，擾亂碼頭平靜的節奏，開始有人大聲喝咻，有人喉瀆目屎流。再會啦，出門在外一切愛靠家己，愛細膩愛注意，趁錢緊回轉故鄉！放心啦，阮會認真拍拚，等到彼并安搭好勢，會寫批共恁報平安啦！

船隻啟行矣，一聲一句「保重，保重！」護送遠去的親朋！汀官對猶倚佇碼頭頂的老母和小弟大聲喝講：「依奶—，你著愛緊來揣阮喔！」

## 昭和十三年

遠遠就聽到學校的柔道館內底，一陣一陣喝聲：「啊－ta－」，猶有人予摔佇榻榻米（tatami）頂的「pha－pha－」的聲。

「喂，溪港，恁小弟佇外口揣你！」

「管待伊。啊－ta－」溪港共對手一个正面攻擊，輕輕鬆鬆就將伊摔對榻榻米去。

「溪港，恁小弟可能予人拍喔，一直咧流鼻血。」

溪港才拄準備欲閣繼續和人對拍爾，一聽到按呢，隨對門口從過。

看著小弟一身軀的垃儂，閣一面吼一面拭鼻空血，做阿兄的規个掠狂起來。大聲問講：

「是啥共你拍的？」

「是，是遐的日本因仔啦。」小弟那講那吼。

「巴格耶魯，個佇佗？」

「這馬佇運動埕的圍牆仔遐啦！」一聽煞，穿一身軀白色柔道衫的溪港，褪赤跤走若飛對運動埕遐去。

小弟鼻空血那拭那綴佇後壁，看到阿兄欲替伊出頭，規心肝燒烙暗爽：「恁遮死日本仔，阮阿兄來矣，恁該死矣。」

日本因仔一陣八、九个佇圍牆邊仔遐咧耍，三、四个趴佇塗跤耍玻璃珠仔，賭的佇邊仔看，有兩個較大漢的擗柴棍仔和木 khián 佇遐咧對拍砵來砵去。

溪港來到位，兩支拳頭拇搦牢咧，繩（tsîn）對彼陣日本因仔，一个一个共金金相，等個小弟對倚來。小弟大氣喘袂離行到阿兄的身軀邊。

「是佢一个共你拍的？」

「彼个，擗木 khián 較懸彼个。」

溪港行倚過，大大喝一聲「喂！」，遐的日本因仔掣一趔，全看對規面橫霸霸、穿柔道衫的因仔。

「你一」溪港用手指對彼个擗木 khián 的日本因仔。

擗木 khián 的日本因仔，予一个穿柔道衫的臺灣因仔唱聲，心內真袂爽，行對伊面頭前。兩個人面拄面，差兩米闊。

邊仔的日本因仔全瀟倚來，個內心攏感覺彼个本島因仔真好膽呢！敢和阮日本帝國的學生唱注，存範討皮痛。逐家對擗木 khián 的因仔，大聲喝講：「小杉君，予彼个本島人一个教示！」

小杉生做懸大閣將才，有幾若擺轉去內地比賽劍道呢。小杉心內咧想：「哼，這個本島人用手共我指，真無禮貌，講話閣無用敬語，真正是無水準的土人。好矣，今仔日我就好好仔共你教示一下，予你認捌啥物是劍道。」

小杉聊聊仔將胸炭仔挖出來、下頰托予懸懸，用藐視的眼神看向伊眼前的這個臺灣因仔。伊勻勻仔將手裡的木 khián 撫予好勢，準備連鞭一个就欲予對方知輸贏！

溪港用日本話，對伊面頭前的日本因仔大聲罵講：

「你敢欺負我的小弟，真好膽！」

「恁小弟？」

溪港指對規佇邊仔的小弟去，小杉一咧看。

「伊喔？哼，啥叫伊用石頭共我搯。」

「毋是，是個共我的玻璃珠仔搶走，我毋才提石頭共個搯！」驚阿兄誤解，小弟趕緊行出來解釋。

「可惡！」原來恁遮的日本因仔搶阮小弟的物件！

溪港聽煞氣甲從對擗木 **khían** 的日本因仔去，正跤頓一下跳起來，倒跤對伊的胸砍共踢過。擗木 **khían** 的小杉動作嘛真猛掠，看對方一出跤，隨共閃過。

「哇，好厲害啊！」日本因仔看小杉的反應好擺為家己人拍撲仔，閩有人講：「有看著無，遮就是真真正正的帝國英雄啦！」

溪港的小弟佇邊仔，看著阿兄的跤無法度踢著對方，開始起煩惱，「阿兄，毋通連你嘛予人修理呢！」小弟目頭愈來愈愈結，鼻空血又閣流出來矣。

「哼，按呢爾喔！」小杉越過頭來，掠準這個本島因仔有佻劈咧！「這馬換我。」小杉雙手閣再將木 **khían** 擗懸，走對穿柔道衫的溪港去，按伊頭頂共整落，嘴裡「啊—」一聲，氣勢驚人，連邊仔的人擺看甲心臟叻撲跳：「這聲彼个本島人穩慘矣！」

話講倒轉來，予彼个日本因仔閃過，溪港真毋甘願，「哼，算你好運！」伊心內雖然懊惱，但知影愛鎮靜。才拄欲拍算爾，對方的木 **khían** 已經按伊頭頂落來，溪港緊跔落，共身軀敲過一爿閃過。隨後跳起來翻身，對劍道手的後壁面用正手對伊的領頸共剝落，隨後倒跤擗懸對伊的腹肚邊共踢去。

小杉的木 **khían** 無去傷著對方，猶咧躊躇袂赴翻身的時，領頸就予人剝著矣，痛一下雙手無法度瞪力，邊仔咧看的日本因仔「哇—」一聲。隨後伊倒爿的腰子閣予跔踢著，逐家又閣「啊—」一聲。相連繼著人一跤一手實在食力矣，小杉規个人痛甲軟跔跪佇塗跔，木 **khían** 對手裡垂出去。在場的日本因仔逐家看甲目矚展大大蕊，喙仔開開開，擺愣佇遐袂振袂動，個想袂到帝國的英雄竟然會拍輸一个本島因仔！

溪港的小弟，全款看甲喙仔開開開，但心情煞倒反，愈看愈暢，「贏矣，阮阿兄贏矣！」

小杉用正手摸對領頸去，倒手抑對腰去，頭殼犁犁，喙齒根咬牢咧，表情真痛苦。莫講家己的木 **khían** 無去共對方磕著，閣相連繼予人拍著兩個，實在真見笑，是家己的功夫預顛。小杉勉強骨肉的抽痛倚起來，伊猶原共胸坎仔托懸懸，共身軀的衫祛予好勢，將塗跔的木 **khían** 提起來，越過身去看面頭前將家己拍敗的對手。小杉倚正正表情嚴肅，向對方頓頭行禮，表示認輸。看著對方認輸，溪港嘛隨倚正頓頭回禮，用日本話共講：「阮

小弟請你多多照顧！」講完就向個小弟退行過，欲共伊走。這時有一个日本因仔行出來，將手裡的玻璃珠仔還予溪港個小弟。

雄雄，後壁面一陣拍撲仔聲，有人大聲咧喝咻：「讚啦，溪港，拍贏日本人矣！」毋知是啥物時陣來一陣臺灣因仔圍佇邊仔看，逐家看著彼个擗木 khián 的日本因仔認輸，暢甲走對溪港的邊去。

「武雄，恁若會佇遮？」

「啊就聽著有人咧風聲講咱臺灣人和日本仔咧冤家，逐家就想講來鬥贊聲一下。想袂到你喔。頭拄仔阮佇邊仔退看甲活欲驚死。」

「有啥好驚的，咱就無咧輸伊講。」

「著啦著啦，有影你較擗啦！啊連鞭欲綴阮去拍野球無？」

「袂使，我愛閣轉去道館練習。阮小弟你才幫我共恁轉去厝。」講完就走對道館去矣。

看溪港離開的背影，武雄煞來想起當時和這個阿山仔熟識的彼一工。

## 公學校一年生

武雄和溪港讀全一間公學校，是懸伊一年的二年生。兩人熟識，是佇咧彼時溪港今仔（tann-á）入學的時。

一工放學了，一陣學生因仔去派出所後壁邊仔的空地仔退拍野球。因為人數分袂佻，拄好欠一个，樵袂好勢的時。有人看著一个因仔待佇邊仔退咧看個，就喊伊同齊來耍。伊應好，就和逐家做伙拍球。伊真有手尾力，幾若擺拍著「紅不讓」！拍輸彼另的人就開始袂爽，問伊佻位來的，有人知影伊是福州人，就罵伊是「阿山仔」，莫和伊退退，尤其是退懸年級的因仔，閣用臺灣話共伊警，攏當做伊聽無。伊雖然四、五歲仔才綴老爸來臺灣，但歹聽的話語普普仔是聽有喔。但伊為著欲和別人做伙耍，攏假影聽無。退的大漢因仔愈講愈刁工，一个較大籓的就大聲訕削伊：「阿山仔阿山仔，佇山裡食人肉！」一陣人聽了哈哈大笑。

予人叫阿山仔的因仔，聽著有人共伊比做精牲仔，面腔隨捋落來，氣甲從過彼个大籬的遐，用拳頭拇對伊的腹肚共揍（bok）落去，閣大大出力用手共抹去頓落塗跣，才閣坐對伊的腹肚頂繼續共春共揍。这个大籬的干焦出一支喙爾，根本顛預相拍，所以予人拍甲佇遐哀爸叫母。邊仔較大漢的因仔，看毋是勢，走過來共衛，啊知這個阿山仔煞予人掠袂開。這時一个生做較烏面的因仔，規氣出手對邊仔共這個阿山仔揀走，予伊摔對另外一引去。大籬的緊跣起，一面吼一面覘對眾人的後壁去。去予彼个大籬的走去，這個阿山仔真凝，煞換對彼个烏面的算數，將拳頭拇拍對烏面的面去。結果換這兩個咧相冤家，佇塗跣遐偃來偃去。

一陣因仔嘻嘻嘩嘩吵著厝邊，有人走去通報。因仔聽著歎齋仔的聲，有人喝講：「大人來矣！緊走！」一陣因仔趕緊四界看，跣底抹油緊旋。

邊仔的人攏走了了矣，干焦兩個拍甲毋知人的死因仔猶閣咧拂。等到人來到位，對這兩個因仔的領仔領共換起來，一手掠一个。兩個因仔予人吊佇半空中矣，猶閣毋願繼，用跣佇遐踢來踢去，等到聽著人用日本話咧罵才擋恬，才發覺家己予人掠牢矣。兩個因仔因為予人換牢咧，無法度看著掠人的是啥，只好向對跣去，煞看著一雙金鑲鑲的皮鞋，心肝隨冷一引，遮會穿皮鞋的人，毋是先生（せんせい）就是警察大人！

這聲害矣！若予人掠轉去，毋但先食一頓秀梳仔，轉去到厝會予人拍閣甲食力。兩個因仔知驚矣，身軀開始佇遐躡，跣佇遐踢，看會當脫身無？突然，這個阿山仔共束佇領頭的衫紐仔啟開，躡一个勢，兩支手擡懸，規个人對衫的領仔領和手腕仔溜落去塗跣。一跳落來，緊旋。越頭一看，原來掠個的人是定定去食堂遐食飯，派出所的一位日本警察。

看著另外一個因仔猶閣予人掠牢咧，這個阿山仔閃對彼个警察的後壁面去，用跣大大力踢對警察的跣後肚去。對方疼一下，手一放鬆，另外一個因仔就趁機會緊落跑。趁警察大人猶袂赴反應的時，兩個因仔拚咧走，走對公園彼引去。等到無聽著齋仔聲，兩個人才寬寬仔休喘沓沓仔行。

「你這個阿山仔，頭拄仔哪毋家己先走？」

「謔！你真戇面咧，予警察大人掠著會予拍甲半小死喔。」

「欸？啊你哪會知影彼个是警察仔？」

「伊定定去阮食堂遐矣！」

「恁老爸佇食堂喔？」

「嘿啊，伊咧做料理，所以有真濟日本人會去遐。」

「啥，按呢你閣敢踢彼个日本警察喔？」

「嘿啊，我毋才走對伊的後壁面去。伊應該無看著我啦。」

「喔，歹勢啦，閣予你共我救。我叫武雄啦，阮爸仔佇街仔遐開國術館啦。」

「喂，我毋是阿山仔，我叫けいがん。」

「けいがん，溪港。好，我知影矣。後擺若啥人敢閣叫你阿山仔，我就替你共教示。」

「喔！慘矣，我愛緊轉去共阮依爹鬥跤手矣。」講完就家已走矣。

因為相拍，武雄和溪港，一个臺灣因仔和一个福州因仔變成換帖的。但這層代誌猶袂煞喔，因為有人袂記得伊的衫猶佇咧彼个日本警察的手裡……

暗時九點外，「thing-uan、thing-uan，出來。」溪港今仔睏瞌睡，個依爹佇廳裡叫伊。伊毋情毋願踎起床，出來看著依爹恬恬坐佇椅仔頂，面仔懊嘟嘟。

「依爹—」

「我問你，今仔日有去和人 sòng-phà（相拍）無？」欸，依爹哪會按呢問？

「無啊。」溪港話應了真細聲，目尾一直使對個依爹的表情去。

「啊你的學生衫咧？」

「我的學生衫？」諾，我今仔日是穿學生衫去讀冊，啊制服咧？溪港真正袂記得矣，「可能，提去洗矣。」

「喔—啥欲替你洗？」

「啥？」

「恁依奶、依弟（i-tié）後個月才有通過來。這個時陣你若毋聽話惹是非，到時我就叫恁依奶共你恁轉去福州。」

個依爹講煞對椅仔頂倚起來，將手裡的物件擲對伊的身軀去。溪港提起來看，「欸，是我的學生衫，哪會佇依爹遐？啊！是彼个日本警察提去的。」

其實彼个日本警察早就認出相拍其中的一个因仔，就是第三食堂的廚子，一金師個团啦。所以等到暗時伊去食堂食飯的時，就將彼領衫提予一金師看。

「這領學生衫，應該是恁团的制服喔。伊和人相拍跤手真好呢，閣會曉用跤共我踢。無簡單呢！」

這位叫山本的日本警察那講那笑，一支手閣對跤後肚遐掌咧掌咧。因為伊踹宿舍，平常時仔就真捷來食堂遮食飯，是真呵啉對福州來的總舖師所做的日本料理，做人算是袂糗啦。但做百姓的，莫去得失著做官的是有較好啦。閣再講一金師目前的身分，是「人在砵簷跤，頭就放予低。」一金師聽完趕緊將因仔的制服收起來，並且一直對面前的警察大人向腰會失禮，行退後翻頭對廚房去。五分鐘了後，伊手捧一盤刺身（sashimi）和一壺清酒，园佇山本警察的面頭前。

「喔，一金師，你傷客氣矣！」看到內地的料理和酒，這位日本警察笑頭笑面。

「無啦，淡薄仔爾，請用請用。」講完又閣向腰會失禮，才沓沓仔退後離開。

歸尾矣，這位日本警察佇食堂總共咁五壺的清酒和四盤的上等料理，才滿意倚起來，敲敲倒倒行轉去宿舍歇睏。

看著一桌頂的空盤、空罐仔，「這個月的月給可能愛予人扣甲差不多矣。唉！」一金師無奈的共桌頂收收咧。

溪港看伊手裡的學生衫，實在想無：「這個警察大人敢有看著我？明明我就有咧閃啊。」

「你是有咧聽無？若遐愛 sòng-phà，去和人做鱸鰻啦。無 lóo - sài！」個依爹氣怱怱講完就行入去房間。

這個一金師少年的時，就出外去綴人學煮食。後來聽真濟人客咧講，日本的殖民地臺灣真正進步，有袂少福州人坐船過遐拍拚趁著錢。所以等個大漢後生四歲外的時，就決定先恁伊爸仔囝兩個人坐船過來臺灣。

兩人佇艋舺落船了，就去繁華的臺北城揣頭路。一金師一開始佇榮町遐的民生酒館做二手廚子，但有一擺起性底和人客冤家，無疑悟將對方拍甲重傷去入院，賠錢了事嘛不得已愛離開遐。親堂的紹介，一金師爸仔囝對臺北城一路坐車來到四箍輾轉攏是山頭的臺中州的南投街，佇第一公共食堂遐做總舖。

早期日本人拄來南投街的時，就佇遮設兩座糖廊，後來糖廊和日本內地的明治會社合併改做糖廠，是當時島內一粒一的大糖廠。煞落來閣開設一間王梨會社，所以佇南投、民間、中寮到田中這一大片的所在，毋是種甘蔗就是王梨。經濟的開發，人口的集中，南投街變作是山林內一個真鬧熱的街市。

南投街上鬧熱的時有六個公共食堂，其中第三公共食堂就開佇「黑美人酒家」的對面。一金師本名叫鄭萬金，因為做食的手路幼，日本料理嘛袂預顛，毋但日本人連在地的仕紳攏真共褒嗦。因為按呢，逐家就尊呼伊叫「一金師」。後來，第三公共食堂的頭家特別用懸價共伊請過去做總舖。

「離鄉，無離腔」，福州人腔口的特殊，本地人喊個「阿山仔」，內地人看個是「支那人」，個無法度成做臺灣人抑是日本人。雖然社會現實，一金師猶原等工課、收入較穩定了，就寫批喊個大兄、小弟過來臺灣，兩個兄弟仔留佇員林街仔遐稅厝開西服店。人講福州人靠三枝刀起家：鉸刀、菜刀、剃頭刀，這三個姓鄭的福州兄弟，就提兩枝刀，菜刀和鉸刀佇臺灣拍拚。

「啊今（tann）後個月個母仔囝就欲對福州來團圓矣，向望 thin-uan 較才情呢，好好仔讀冊，無通綴人學歹矣。哎！」佇房間內的一金師暗暗仔思念佇福清的某囝。

啊猶愕佇廳裡的溪港，便若想著福清的依奶就起艱苦。毋知影為啥代個會對臺北搬來到遮？依爹一工到暗咧無閒，厝邊的因仔嘛攏無愛和伊耍，連佇學校嘛交無朋友。「可惡！罵我是『阿山仔』，哼！」想著拍球發生的代誌，溪港又閣心酸酸矣！

「啊！」手骨雄雄搗一下，到這個時陣溪港才開始感覺疼矣，對頭殼到跤仔手仔，規身軀痠疼。伊真自覺，家己去櫥仔遐提藥洗來抹，藥洗那推目屎那拭。外頭月光光照入房間內，嘛照佇遙遠的福清遐，「依奶，你較緊來啦，我佇遮真想你啦。」這個予人叫阿山仔的福州因仔人，恬恬艱苦恬恬吼！

## 高 年 生

溪港到八歲才入公學校讀冊，拄開始同學攏莫和伊迺迺。但自彼擺和武雄個相拍了後，逐家知影這個阿山仔無咧好欺負，閣真有義氣，明明家己會使逃走，煞留落來救朋友。所以毋但武雄，其他的本地因仔嘛和伊作夥耍矣，伊佇學校的人緣是愈來愈好。

溪港升起到五年級的時，有一工上體操課，先生教「相偃」，叫學生逐家相偃看覓，啥知影講干焦溪港一個人爾，就偃倒幾十個同學，逐家攏呵咾伊真厲害，連先生嘛料想袂到，「這個學生無簡單喔！」就主動通知學校，推薦伊去參加學校的柔道社，拍算欲好好仔栽培這個本島因仔，聽候有一工會當去內地比賽，為學校爭取光榮。

講到學校的先生，教冊頂真做代誌真嚴格，但對學生攏真用心。像講小林先生，伊是拄對日本東京留學轉來的臺灣人，佇學校教國語科和修身科。伊攏規定學生愛用正範的國語，也就是日語來和人講話，甚至轉去到厝裡對序大人嘛攏愛講日本話。歇暱日，小林先生會將讀冊成績較穰的學生叫去厝裡替個補習功課，師母就會煮點心招待遮的學生。像武雄這種，頭殼恹欺閣柺鬼的，就不時去先生個兜遐報到。溪港因為功課好、日本話閣勢講，是先生特別拜託伊去厝裡和同學做伙讀冊寫功課的。因為小林先生的用心計較，逐家學生攏真尊敬伊。

小林先生的漢名叫陳志文，是臺中人，厝裡開布庄。臺中第一中學校修業繼，個老爸就送伊去日本留學，寄望伊去遐讀醫科轉來臺灣通做醫生，啥知影伊煞去讀文科，予個老爸怨嘆甲強欲死。轉來以後，老爸叫伊揣官廳的頭路來食較穩，伊閣講欲去學校教冊，個爸母子伊氣甲叫伊出出去，伊毋才按呢來到南投公學校做教員。

小林新平，這是先生家己號的日本名，伊講欲像後藤新平的氣魄按呢，欲將本島的學生教甲會當和內地的學生相比並，伊定定講：「咱欲做一個真正的日本人，毋但愛會曉講日本話，連咱的生活、咱的思想攏愛有大和的精神，如此才會當徹底做一個真正日本帝國的國民啦。」

逐改看先生遐爾熱情的口氣，已經是六年生的溪港，嘛開始思考欲去改變，予家已做一個正港的日本人！所以伊逐工上課攞真認真咧學習，一放學嘛隨去柔道館練習，學校的先生攞真肯定伊的能力，同學嘛一直推選伊做班長。

放學轉去到厝裡，溪港嘛會鬥發落食堂的工課。有當時仔日本人和本地人起相嚷，四常因為雙方話語袂通，一爿講日本話，一爿用河洛話，嚷甲大細聲，強欲起冤家的時，一金師就會趕緊喝講：「thin-uan、thin-uan！」叫溪港緊出來鬥聽鬥講，化解相方面的誤會，莫予人客惹是非影響著生理。對這個後生的表現，一金師是真感心啦！

日子就佇咧拍拚奮鬥中一工一工過去！一金師爸仔困對昭和九年來臺灣嘛已經過十年囉！昭和十六年，日本偷襲米國的珍珠港，發動大東亞戰爭，臺灣本島予帝國換入去共和國的範圍矣。

## 大東亞戰爭

外口的局勢無蓋好，一金師總是煩惱故鄉福州的情形毋知按怎？伊定偷聽 La-ji-oooh 的放送，欲了解日本人佇中國彼爿的戰事拍了按怎。街仔的氣氛嘛漸漸緊張起來，隔壁開米店的個大漢後生已經予人徵召去做軍伕。逐工早時，攞會有人提宣傳枋仔來，頂懸寫講奉公會開會的時間，提醒逐家準時參加。

「唉，戰爭敢真正來到遮？」一金師搖頭，跂步沉重行入去廚房無聞。

禮拜歇暈，溪港透早就去小林先生遐讀冊，下昏轉來到厝心情不止仔好，一入門就大聲叫：「父さん（toosan）、母さん（kaasan）！」一金師目頭結結。

看規家伙攞佇咧廳裡，溪港用嚴肅的口氣講：

「父さん、母さん，我已經想好勢矣。」

「啥？」厝裡的人攞恬靜聽伊欲講啥。

「為著配合帝國的需要，阮彼班已經有真濟人個兜是「國語之家」矣。但，因為父さん、母さん恁預顛講日本話，所以這方面咱是無法度達成。莫緊，猶有一種方式會使表示咱成做日本人的決心。」

就是咱兜規傢伙攏改叫日本名。像父さん你，叫做福山政夫、母さん叫福山美子，我叫福山一郎，小弟叫二郎、三郎按呢！」

改日本名是學校先生的建議，溪港嘛相信替日本人客煮食的依爹全款是萬分的贊成。人伊思考真久，「福山」這個姓，保留阮對福州來的意思，「政夫」這個名有男子漢的氣概，真適合阮依爹。

溪港講完真驕傲的等待個依爹的贊聲，但一金師無講話，雄雄煞對桌仔大力頓一下罵一句：「姦！」繼落來用跤對溪港的身軀共踹落，隨閣倚起來，對伊的喙賴共掬落，閣共伊的手換咧，拖對房間入去。

一金師大聲罵講：「姦！啥物父さん、母さん，會曉講日本話就咧囂俳諾？」講完閣對溪港的身軀共蹺落，予伊倒摔向。個依奶趕倚過共伊護牢咧，三个小弟佇邊仔是驚甲毋敢出聲。

「我共你講，我是福州人，你是福州人，咱永遠就是福清來的姓鄭的福州人！若欲改名換姓，你就共我出去！姦！就算你改做日本名，你嘛袂變做日本人，永遠就是支那的福州人！姦！」

一金師講完欲閣用跤共蹺的時，個某隨用手共掰開。這跤蹺無著，一金師氣甲越頭對外口出去，「姦！若愛做日本人，予伊去！」

看著尅婿氣怱怱的背影，做家後的心肝頭是真沉重矣。故鄉無田無厝，祖公仔產分到這代早就空空矣，毋才著需要兄弟出外去學工夫，為著生活離鄉背井來到遮，唉！日本人的錢是艱苦趁喔，啊在地人的錢是趁無喔！

保正定來食堂遮宣傳啥物「大東亞共和國」，鼓吹逐家買「報國債券（tsè-khng）」、「愛國貯金」。這馬閣舞一齣改日本名。出錢買債券，就當做寄付，錢無去閣趁就有。但祖先的姓是欲按怎會當改的啦？哎啊！看著攬佇身的後生子尅婿拍，做老母的心內是毋甘擣擣，但嘛是該講幾句仔道理開破予這個囡仔知影啦：

「Thin-uan，恁依爹講了無毋著。咱是福州人，後擺依爹、依奶無去矣，你就愛會記得共阮恁轉去福清哈！你毋通閣講欲改名換姓的話，依奶全款嘛袂同意啦！知無！」

「莫，我欲做日本人，我莫做阿山仔，我嘛莫做本島人。先生講只要改叫日本名，就會當做日本人。恁為啥物莫予我做日本人？」溪港的心肝真正痛苦。

「自細漢予本島人笑我是『阿山仔』，去學校讀冊，予日本人當做是『支那人』，到底咱福州人是啥物？啥物嘛毋是嘛！依奶，咱做日本人好無？」溪港的目屎一滴一滴對目墘輾落。

依奶無講話，牙根咬牢咧，對溪港的喙顛共敝落。

「依奶，依奶，你哪會共我拍？」

「Thin-uan，依奶讀冊無你勢，日本話嘛聽無啥有，無像你遐爾厲害。但你愛知影，咱是來遮賺食的外地人。恁依爹真辛苦佇遮煮食予日本人，為啥物伊莫改日本名，因為這是咱做人的基本道理！」

咱身軀流的血，是祖先予咱的；咱的姓，嘛是代代祖先賜予咱的！這是絕對袂使共改的！聽有無？」依奶那講那掣目屎那流，想著一家伙離開遙遠的故鄉來到遮，其中的苦楚啥人知。福州人啊，佇外地拍拚是真艱難啊！抱著囡兒，想著日子的心酸，做老母的喉滇珠淚流矣！

拜一放學，溪港無去小林先生遐，因為個兜無法度改日本名，這時去先生遐是加厭氣的。伊規个人楚神楚神行佇路裡，親像人生已經無望矣。

「一郎、一郎！」雄雄有人拍伊的肩胛頭，溪港才精神過來。

「一郎，我咧共你叫，你攏無聽著喔。」

「乎，武雄喔！」

「我拄對先生遐來，伊講你欲改名叫福山一郎咧！袂稞喔！啊頭拄仔我共你叫規晷，啊袂應？」

「毋免叫我福山一郎矣啦，為著改名阮父さん氣甲共我慳幾若下。」

「諾，阮阿爸是干焦聽著厝邊有人改叫日本名，就佇遐警姦橋矣！所以我攏嘛毋敢想！」

「啊恁兜這馬國術館的生理好無？」

「花花仔啦！」

「溪港，你閣讀兩年的高等科，有拍算欲閣讀起去無？」

「嗯？」拍算，欲拍算啥？伊搖頭。

「我有聽人講隔壁班彼个的阿柱仔去參加志願兵咧。個老爸看伊閒閒四界趁，叫伊規氣去做志願兵啦，莫佇厝裡食了米。」

「志願兵？」

「嘿啊，我嘛想欲去，但我的手骨捌斷去，所以可能袂入啦！」武雄那講共手骨那掌。

諾！校長早時集合全校佇運動埕講話，就一直鼓吹高年級和高等科的學生去加入少年隊，為天皇鬥出力。溪港心內想：「著乎，無定著我嘛會使得……」

雄雄空襲的警報咧霆，「ooh - ooh - ooh -」，溪港和武雄趕緊綴人覘對磅空去。磅空內的一大陣人，恬靜聽著外口一隻一隻飛行機駛過的聲音，「siu - siu - siu -」，戰爭已經來到這個山裡的街庄矣！

溪港看對磅空的頂面去，伊咧臆：「今佇天頂咧飛的飛行機，是日本人開的？抑是米國人開的？」

幾若工後，有一暗，溪港佇食堂無閒繼，趁個依爹和人客開講的時，走轉去到厝揣個依奶參詳。

「依奶，你聽我講。」個依奶掠準伊閣欲講改名的代誌，隨變面。

「依奶你莫受氣，我毋是欲講改名的代誌。是我前幾工佇學校報名參加航空少年隊矣。」

「啥？你去創啥？啥物少年隊？」

「為著協力戰爭，我去報名參加航空少年隊啦。但體檢的時因為目矙的視力無合標準，醫生叫我先去做治療，過一站仔才閣來。依奶，拜託你恁我去街仔的眼科遐做治療好無？」

唉！這個囡仔真正袂死心呢！毋予伊做日本人，這馬煞欲去替日本人死，真正是戇子弟。

「依奶，你恁我去的時，莫予依爹知喔。拜託拜託！」講完隨倚正正共個依奶向腰。依奶實在無伊的法，但猶袂赴欲按怎處理的時，一陣空襲警報又閣霆矣，「ooh — ooh — ooh —」，溪港緊牽個依奶出門對磅空去！

經過兩禮拜偷偷的治療，溪港緊閣去衛生所做一改體檢。根據總督府的規定，報考航空少年隊的本島人，未滿十六歲的查埔囡仔愛有一百五十一公分懸，四十一公斤重，胸坎七十四公分闊才會使，遮溪港攏有符合規定，視力檢查嘛拄好及格，尾仔總算是予伊提到合格的證明單矣。繼落來和學校的成績單同齊，溪港趕緊去役場遐報名。

溪港的體格欲入航空少年隊是無問題，所以在場的日本軍官就共伊恭喜，並且予伊一張合格的通知單，叫伊轉去聽候通知。遮的臺灣少年囡仔，一旦入去軍隊受訓了後，會按個個人的成績和表現來分發，有操縱士、機關士、整備員、戰鬥員等等。這個福州少年想著未來有一工會當飛上天，為日本天皇奉獻，內心非常的激動，歡喜甲掠袂牢，心內想：「這改我是真真正正日本帝國的皇民啦！」

溪港轉去到厝，驚去予個依爹發現，伊恬恬仔將通知單藏入去屨仔底，才出門去揣小林先生。先生共伊的手握牢咧：「鄭君，恭喜！你一定愛為帝國的勝利拍拚！」溪港心肝頭燒烙，目屎含牢咧，對先生行禮：

「せんせい ありがとう！」

「頑張って ください！」

「はい！」

空襲的警報一擺比一擺較捷，覘佇磅空的時間一改比一改較久，外面炸彈爆炸的聲，是一個比一個較倚較大聲。塗沙粉仔不時對磅空頂滴落來，毋知這陣的爆炸愛閣偌久？毋知厝猶有佇咧無？毋知佇南洋相戰的兄哥好無？磅空內底的人攏有個煩惱的所在。溪港牽著三个小弟的手和老母覘佇遮，伊和逐家全款，煩惱個依爹有揣著所在好好仔覘無？一方面伊嘛期待受訓的通知單會當緊來，因為伊無想欲閣覘佇磅空，伊想欲飛上天好好仔教示遐的米國人，共個的飛行機攏總拍落來……

時間佇戰爭、空襲中經過，溪港猶袂過晝就轉去厝裡，佇內面叫是外口有人送批來通知，趕緊從出來，煞看到一金師佇廳裡聽 la-jí-ooh。

「依爹，你中晝免煮喔？」

一金師面色嚴肅，真認真佇咧聽放送的內容。溪港緊倚過綴咧聽，是日本天皇咧「玉音放送」呢，意思是講……「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 臺灣光復

光復第二年，溪港佇王梨會社下班，騎鐵馬經過武雄個兜的國術館。

「溪港，你過來。」武雄已經接收個老爸的生理，做拳頭師傅。

「按怎？」溪港共車停好，架好勢。

「來，我共你講……」話講一爿，共溪港拖入去厝內面，「你知無？臺北出代誌矣！」

「啥？」

「聽講有真濟人去予人拍死。」

「予嗒人拍死？」

「就遐的穿草鞋，沒水準的阿山兵仔矣！真正是『狗去豬來』。」

「哈！可惡！」

「聽講小林先生有欲召集一寡人去參加抗爭呢。你欲去無？」

「我？好矣。」

「暗時七點佇先生個兜宿舍集合，已經有袂少人參加矣。你轉去小準備一下。」

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的軍隊來到南投街的時，除了接收日本人原本的事業，像弓蕉市仔、水利社，嘛讓渡一部分的事業予在地的仕紳去經營，像王梨會社。一金師的食堂暫時收起來，當時彼位山本警察欲走的時，偷偷對一金師講，欲共派出所沒收的一寡物資送予伊，一金師毋敢收。好佳哉沒共收，當時就有人暗窀物資去予軍的查出來，請出去講話就無閣倒轉來矣。

光復了，有一首念謠講：「臺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溪港已經出社會矣，想著家已決心欲做日本人的願望袂當來完成，伊心內是佻爾仔鬱卒咧。這馬閣聽著國民政府拍死人，伊規個人真正掠狂，「遮的阿山仔，我佻你拚！」

溪港轉去到厝，個依爹、依奶佇房間內聽 la-jí-oooh，兩人閣那講：「盞會按呢？」、「連基隆嘛綴咧亂喔！真害！」

溪港恬恬行入去房間，將藏佇榻榻米下面的木 khián 提出來，用布共包咧，慢一領外衫就對後壁門出去。手裡的木 khián 是當初時和伊拍輸的彼个日本囡仔小杉的，個兩個人後來變做好朋友。尾仔小杉轉去內地讀初中，離開進前將這支木 khián 送予溪港做紀念。兩人嘛有咧寫批連絡，小杉最後來批講伊已經予國家徵調去做兵矣，鼓勵溪港會當為著帝國的勝利去協力戰爭。誰知，帝國煞…….

「小杉君，這擺我就欲為帝國復仇矣！」溪港共木 khián 握仔牢，佇月色中搯冷風向前行。

溪港、武雄和南投街幾個少年，跟綴小林先生加入反抗國民兵的陣營，個藏佇百果山已經欲成個月矣。先生講愛緊聯絡南部的朋友來遮鬥支援。這暗，一陣人陪先生轉去伊厝裡，提伊袂赴紮走的手指簿仔，內面有真濟伊朋友的電話。

規陣人真謹慎覘佇外口烏暗的所在聽候，小林先生入去厝裡，才一觸久仔一台一台的吉普仔開倚來，真濟兵仔跳落車入去厝裡掠人。慘矣，有抓耙仔去通報，逐家緊走，齷齪仔聲綴咧佇後壁逐，『站住，不要跑！』

當初時綴先生出來抗爭的學生，後來毋是予人搜去，就是驚甲家已轉去厝。原本綴個咧抗爭的「二七部隊」，嘛已經徙去埔里矣。今賭溪港、武雄和另外三個人爾，無人毛頭繼落來欲按怎拍算，這陣少年人真正毋知矣？

欲暗仔，山裡相連繼有銃仔聲「piàng-piàng-piàng」。溪港個一陣人緊張甲四界去揣，看到底佗位發生代誌。掩掩揜揜揣來到施厝坪遐，銃仔聲真倚，逐家開始佇塗跤用爬的，爬到一大片的墓仔埔遐，揣一位較懸的所在覘咧偷看。

下跤面有一排人跪踎佇塗跤雙手予人捆綁佇後壁，個的屍脊後倚兩三個擗機關銃的阿山兵仔，銃口比對個的後頭擴。有人喝一聲，銃仔聲「piàng-piàng-piàng」，跪踎塗跤的人一个一个向前覆落。覘咧偷看的少年家看甲心驚膽嚇，規个身軀必必掣。

「恁、恁有看著無？彼內底、彼內底是毋是有小林先生？」武雄那掣那問。

「……」逐家驚甲袂講話。

「恁逐家，有看著先生無？」武雄那吼那問。

「先生？小林先生予銃彈死矣！」銃殺，這陣臺灣少年人，佇日本時代毋捌看過，這擺煞親目看現現，真正予個驚甲強欲破膽。

邊仔有跤步聲，一步一步倚過來。

『誰？是誰在那裡？出來！』

慘矣，予人發現矣！這陣少年人緊共面的目屎拭拭咧，溪港嘛趕緊共手裡的木khián擲對草仔埔去。四爿已經倚五、六個擗銃的阿山兵仔，溪港個恬恬仔倚起來。

『你們是誰？來這邊幹嘛？說！快說！』

聽無阿山兵仔咧問啥，少年人煞攏袂曉應。兵仔內面有人用臺灣話問個講：『恁是誰？來遮創啥？』

總算聽有人咧問啥矣，但這陣少年家個毋知欲按怎共應，驚講毋著話就予人彈掉，所以攏恬恬毋敢出聲。猶是溪港反應緊共應講：「阮是來遮食拜拜的，因為有聽著炮仔聲，才倚過來看。」說完看逐家，逐家趕緊頓頭，「著啦，阮是來揣朋友的啦！」

會曉講臺灣話的彼个兵仔，共個講的內容翻作北京語予其他的兵仔聽。煞落彼个兵仔閣提筆出來寫，隨个仔問講：

「恁佗位的人？」

「阮，南投街仔遐來的。」

「嗯，叫啥物名？」兵仔那寫那問。

「我，叫けいがん (khe-i-káng) 」。』

「是溪水的溪，港口的港？」

「毋是彼个溪港，是三點水的汀字，官員的官字，汀官 (ting-kuann) 啦。」

兵仔寫好，報告予爻頭的長官知。但彼个國民政府的長官共伊面頭前的臺灣人一个一个看予斟酌，看個手裡雖然無擇家私，卻是有嫌疑，無啥欲相信個講的話。長官猶咧懷疑毋放個煞的時，山下跤一直有人咧喝咻，毋知發生啥物代誌？尾仔長官共彼个會曉講臺灣話的兵仔講：『算了，放他們走吧！』就按呢喊這陣臺灣人緊離開。這陣少年家險仔變成銃下亡魂，死裡逃生的驚嚇，猶袂走到山跤就分開行矣。

溪港和武雄二个人來到南投公園，坐踎樹跤懨神懨神。這座日本人起的公園真嬌，一排柳樹圍佇人造的水埤仔邊，圓拱橋共水埤切做兩片，穿草仔色擇銃的阿山兵仔佇橋頂遐巡來看去。

「溪港，時代閣變矣！」武雄講完倚起來，「我來轉，有閒來我遐坐。」

公園樹跤賭溪港一个人楞楞恬靜坐佇遐，面頭前的大樹欉，個依奶捌佇遐對伊講：  
「Thin-uan，咱福清的老厝遐，這種大樹欉是真濟喔！」

本名叫汀官的福州少年家，伊心內起懷疑，「福清，人生落塗的所在，我干焦佇遐  
蹓四年外；南投，這個外鄉，卻是我借蹓欲二十年的所在。」伊想無，「我今，是本島人？  
抑是支那人？姦！」溪港大力搖頭，「啥物攏毋是，永遠是一個離鄉來的外地人！」

伊倚起來，向頭四界相，揣著一粒大石頭，出力共捧起來，枕對水埠，大聲擊一句：  
「姦！」公園內穿草仔色的阿山兵仔攏看對伊去。溪港閣拈兩粒大石頭園佇手裡，向穿  
草仔色的阿山兵仔遐行過……

### 作者註

1. 福州話的阿母叫依奶 (i-né)、阿爸叫依爹 (i-tie)、小弟叫依弟 (i-tiê)



## 作者感言

### 鄭昱蘋

首先，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對這篇作品的肯定。

鄭汀官是我的親阿伯，伊人漢草好、冊會讀、字寫了媿、閣勢煮食。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日本時代公學校國語課本的教材，因為伊讀過日本冊，所以就拜託伊共我鬥翻課文的意思。就是佇咧彼个時陣，我好玄問起阿公和個細漢的代誌，阿伯伊那講我那記，才有這篇小說的故事啦。

阿伯尾仔佇王梨會社做工課，嘛娶某生团。誰知後來伊煞出去做兄弟。民國五、六十年的時，伊是縱貫路有名的大鱸鰻。雖然伊蓋出名但毋是角頭的大的，等到伊老矣，南投一寡在地的少年迺迺囡仔，面頭前喊伊「大的」，背後攏訕削伊叫「盡磅的」。

會記得一擺總統選舉的時，伊笑講有一位外省仔去予一陣少年仔搨喙賴。我雄雄問伊：「阿伯，你對福州來的，你嘛是外省仔啊？」伊一時恬靜無講話。

佇咧寫作的過程中我才漸漸理解，是按怎阿伯會去做鱸鰻。原來身份的認同，一直是伊做一位福州人咧走揣的歸屬。尾仔伊有轉去福州，只是毋知影伊佇故鄉遐有揣著伊欲愛的歸屬無？

一金師早就做仙矣，阿伯、阿爸嘛過身矣，阮頂兩代的福州人攏落葬佇遮。感謝有個的拍拚，才有阮代代生滾佇這片美麗的土地。

其實，毋管咱對佗位來的，只要肯認真、認同這個所在，這塊土地攏會用愛共咱攏牢牢！